

南岛研究中的陷阱和破局

李辉，邬明霞

复旦大学 民族研究院暨国家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南岛族群长期以来是人类学研究中的热点。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布海洋族群操同一个语系，其起源探讨了一百多年，最终通过语言学、遗传学和考古学的系统分析，都追溯到了东亚东南沿海。目前的南岛研究则集中在了谱系上①时间和空间刻度的精度提高、②根系的深挖。虽然相关研究越来越多，而且成果斐然，但是很容易陷入几个逻辑陷阱，以至于有科学哲学错误和政治语境错误的巨大风险。

首先，在时空刻度的精度问题上，研究材料类型的限制、样本的范围，都会造成很大的局限性。例如，用父母双系遗传“网状”谱系的常染色体基因组数据分析，其时空刻度的精度是无法识别千年以内的差异的，只有单系遗传“树状”谱系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有更高的精度和明确的源出关系^[1]。而线粒体因为长度有限，其精度又远不及Y染色体。Y染色体高精度谱系分析，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南岛族群的四大类遗传组成，并将90%以上的成分追溯到了中国东南新石器时代人群^[2]。样本覆盖范围也会造成显著局限，过去研究南岛语系的多样性，非常明确地展示了台湾诸语族的高多样性和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低多样性，从而得出了南岛语系起源于台湾的观点。但这是基于大陆的南岛语系已经消失这一情况的有限分析，并不能追溯到南岛起源时期的状态。遗传学的分析也是同样的情况。实际上闽越国的语言很可能属于南岛语系，汉代闽越国灭亡后大量人口迁台（平埔族群），很可能把更高的多样性带入台湾^[3]。南岛语系谱系树中，高山族群和平埔族群交错在一起^[4]，说明前后移民不断融合。如果考虑这一结构变化，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和人群的迁徙很可能不需要途径台湾，而是直接从大陆到菲律宾等岛屿的，基因组研究如果纳入江浙等地更多数据，也确实有支持的证据。

第二个陷阱在于根系挖掘问题。南岛族群的主要特征是语言学上非常紧密的南岛语系，而民族和语系都是新石器时代人群扩张的结果，人群扩张的必须要充分的粮食作为内驱动力。从人类学的普遍调查看，旧石器时代根本不存在民族和语系发生的基础。所以，从基因组研究上将南岛族群的起源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某个遗址人群，逻辑上是不通的。虽然确实发现了遗传结构上的局部传承关系，这种关系是普遍性的，并不支持文化相关和人群主流传承。实际上，这样的遗传关系，可以在福建的旧石器人群中找到，也可以在台湾岛、菲律宾、印尼等地的旧石器人群中找到。如果我们以此为证据，那么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可以用同类的证据证明南岛族群起源于他国，这就陷入了危险的科学陷阱和政治陷阱。实际上，Y染色体的精细谱系学分析非常明确地揭示，现代南岛族群近半的成分来自于良渚文化南下的高层人群(O2-N6)^[5]，近三成来自马家浜文化南下的奠基人群(O1a-M110)，还有近一成来自福建本土人群(O1a-F819)^[6]。良渚人群的南下在考古上也非常明显，福州昙石山文化是良渚文化演变而来的^[7]。民族学上，南岛族群的首领头饰羽冠，与良渚文化玉雕的“神人”羽冠毫无二致。所以只有在人类学的逻辑基础上分析，才能理解民族和语系起源演化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挖掘到南岛族群的深根。

习总书记指出：良渚古城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将南岛族群的根深挖到良渚文化，就把南岛族群与中华民族紧密连接在一起^[8]，找到了南岛族群（外越）与仡佬族群（内越）和东南地区汉族（吴越）的共同祖先，实现了南岛研究的破局。

参考文献：

1. 李淑怡, 韦兰海, 王传超, 金力, 李辉 (2026) 基因谱系学构建东亚人群遗传历史. **中国科学: 生命科学**, 56(4):713-725.
2. Sun Jin, Wei Lan-Hai, Wang Ling-Xiang, Huang Yun-Zhi, Yan Shi, Cheng Hui-Zhen, Ong Rick Twee-Hee, Saw Woei-Yuh, Fan Zhi-Quan, Deng Xiao-Hua, Lu Yan, Zhang Chao, Xu Shu-Hua, Jin Li, Teo Yik-Ying, Li Hui (2020) Paternal gene pool of Malays in Southeast Asia and its applications for the early expansion of Austronesians. **Am. J. Hum. Biol.**, e23486.
3. **Li Hui**, Wen Bo, Chen Shu-Juo, Su Bing, Pramoongjago Patcharin, Liu Yangfan, Pan Shangling, Qin Zhendong, Liu Wenhong, Cheng Xu, Yang Ningning, Li Xin, Tran Dinhbinh, Lu Daru, Hsu Mutsu, Deka Ranjan, Marzuki Sangkot, Tan Chia-Chen, Jin Li (2008) Paternal



Genetic Affinity between Western Austronesians and Daic Populations. **BMC Evol.**

Biol. 8:146.

4. Laurent SAGART (2005) Sino-Tibetan-Austronesian: an updated and improved argument. in L. Sagart, R.M. Blench and A. Sanchez-Mazas (eds) **The Peopling of East Asia: Putting Together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pp. 161–176.
5. Wei Lan-Hai, Yan Shi, Teo Yik-Ying, Huang Yun-Zhi, Wang Ling-Xiang, Yu Ge, Saw Woei-Yuh, Ong Rick Twee-Hee, Lu Yan, Zhang Chao, Xu Shu-Hua, Jin Li, Li Hui (2017) Phylogeography of Y-chromosome haplogroup O3a2b2-N6 reveals patrilineal traces of Austronesian populations on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of Asia. **PLoS ONE** 12(4): e0175080.
6. Yu Hui-Xin, Zhang Xian-Peng, Bai Yun, Liu Kai-Jun, Li Hui, Li Yong-Lan, Sun Jin, Wei Lan-Hai (2023) The formation of proto-Austronesians: Insights from a revised phylogeography of the paternal founder lineage. **Mol. Genet. Genomics**, 298:1301–1308.
7. 钟礼强 (2005) 略论昙石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 **东南文化**, 188(6):31-34.
8. 李辉 (2024) 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的自然与文化人类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44(4):5-22.



南岛-仡佬起源于长三角地区的语言-基因-考古跨学科拟合路线图